



遵王殒阵

事
之
四

故
軍
之
事

联盟论坛敬告

您现在看到的这本电子连环画是由联盟论坛的会员制作的，联盟论坛是连环画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交流连环画相关知识的公益性论坛。在您观赏这本电子连环画之前，请您仔细阅读以下规则——您首先必须同意所有这些规则，才能继续观赏这本电子连环画。若您无法认同这其中任何一项规则，则请您不要打开这本电子连环画并且立即删除之。谢谢。

规则一、这本电子连环画在发布前已经反复做过检测，尽量排除了计算机病毒、木马、恶意软件、或任何其它有损计算机安全的成分，但是联盟论坛对本本电子连环画的安全性不做保证，对于打开或执行此计算机文件的后果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规则二、这本电子连环画只限于个人的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目的。请您在观赏之后自觉、及时（下载之后24小时以内）地删除这本电子连环画，否则后果自负。

规则三、对于这本电子连环画的整体或任何部分，请勿修改，请勿擅自传播，请勿用于除前述目的（规则二）之外的任何其它用途，请勿以此谋取经济利益！否则，所有一切后果都由违反这项规则的人自己承担。联盟论坛保留对违规行为追究责任的权利。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请访问联盟论坛进行反馈，帮助我们做得更好。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遵王殒阵

——捻军故事之四

原著 凌 力
改编 戚 宏 王 正
绘画 陈光华 汪家龄

扫描 一针见血
制作 东 篱



安徽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这部连环画，是根据凌力的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改编的。故事以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天京失陷到一八六八年捻军最后失败的四年为背景，把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革命描写得有声有色，慷慨悲壮。作品富于传奇色彩，情节颇为曲折动人。

本连环画分五册出版。第四册的主要内容是曾国藩平捻不力，卸职让他的门生李鸿章接替。李鸿章利用东捻失去战机，不能入川的时机，把二十万人马包围在鲁南、苏北的河防之内。东捻在众寡悬殊、给养无着、内部游民哗变的情况下，终于全军覆没。

封面画 韩玉华





1. 许州分兵以后，东捻军没有马上向湖北进发，而是突入山东，抢渡运河，把曾国藩的平捻大军全部吸引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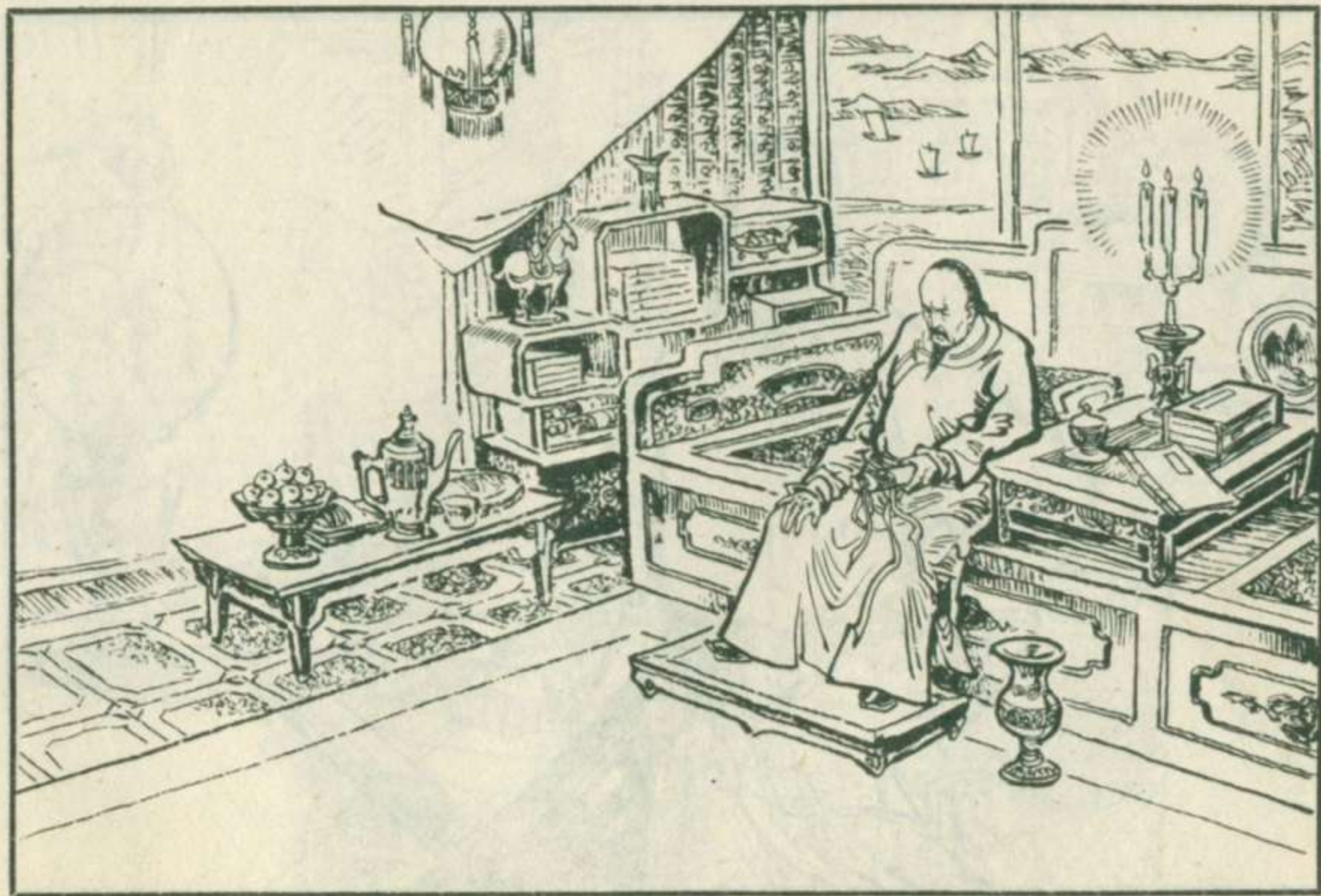
2. 清军的几支主力部队一直追踪捻军，进到了山东水套地区。但只同小股捻军偶有接仗，而且一触即逝，捻军主力却不见踪影。



3. 平捻清军慨叹：捻匪比长毛有过之而无不及，抚之不能，剿之不易。各路统领惊疑不定，只好扎营待命。铭军屯住在鲁西南的赵王河畔已经几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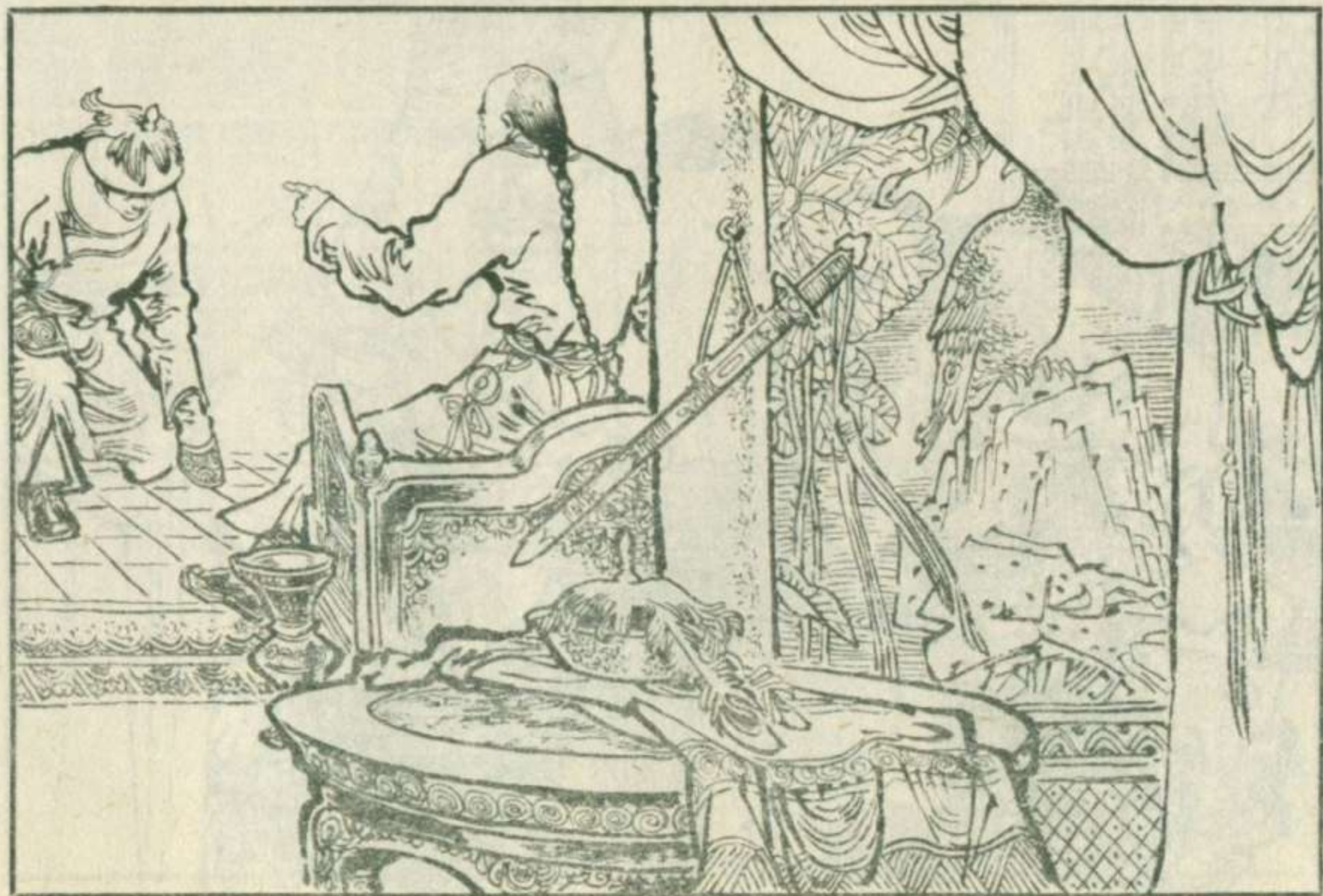
4. 面对这种情景，平捻前途究竟何在？难怪淮军统领刘铭传写诗道：“战伐未曾歼巨逆，奔驰谁为定前程。无家士卒何依念？俱喜南归不怠行。”他都有这种情绪，可见一般了。



5. 曾国藩更是无法安眠，夜深了还在翻阅《孙子兵法》，但看不到两页心就跑了。面对桌上请示下一步行动的信函，他除了命令迅速打探军情外，也想不出更好的对策。



6. 提起捻军，曾国藩感到头痛。他望着蜡烛的火光，不知不觉地想起了僧格林沁，多次惨烈的血战也挤进了他的脑海。他精神越来越紧张，额头渗出一层冷汗。他在桌上猛拍一掌，大喊一声：“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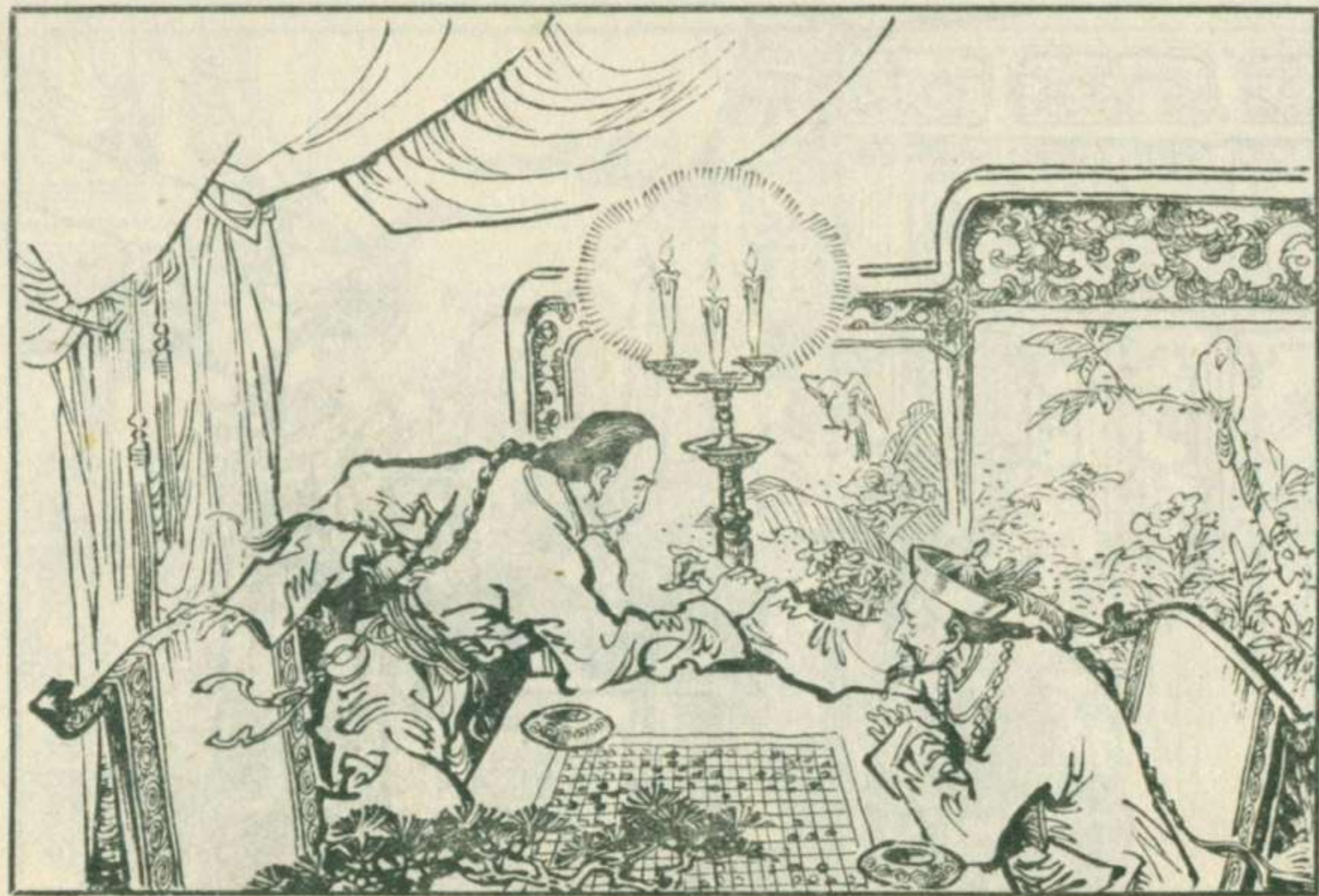
7. 一名亲兵无声地走进来，跪在面前。曾国藩说：“请童参将来对弈。”亲兵们都知道他有下围棋的嗜好。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他不再焦虑、烦躁，而且也忘掉了世界上的一切事情。



8. 童参将是名营官，和曾国藩的弈艺不相上下。他已奉命来下棋。曾国藩上半身伏在案上，看着自己的白子渐渐稀少，觉得对手变成了赖文光，顿时他身上的癬立刻痒得不能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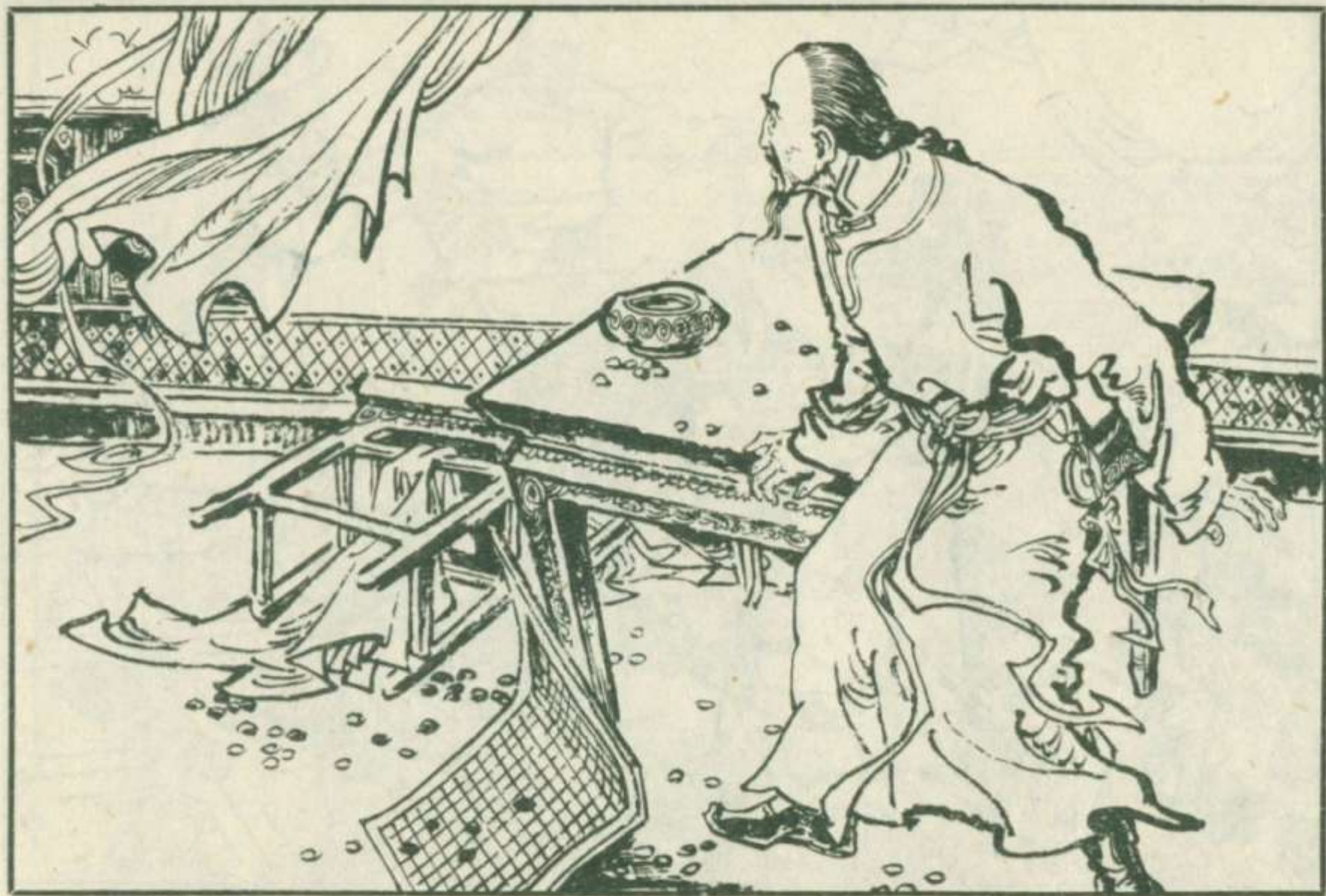
9. 一遇弈棋将输，曾国藩的皮肤就奇痒难耐。他伸手在袖筒内、颈脖上、胸前背后到处乱搔。不一会，他面前的桌案上就积了一层白色的肤屑。童参将见了从内心感到无比的厌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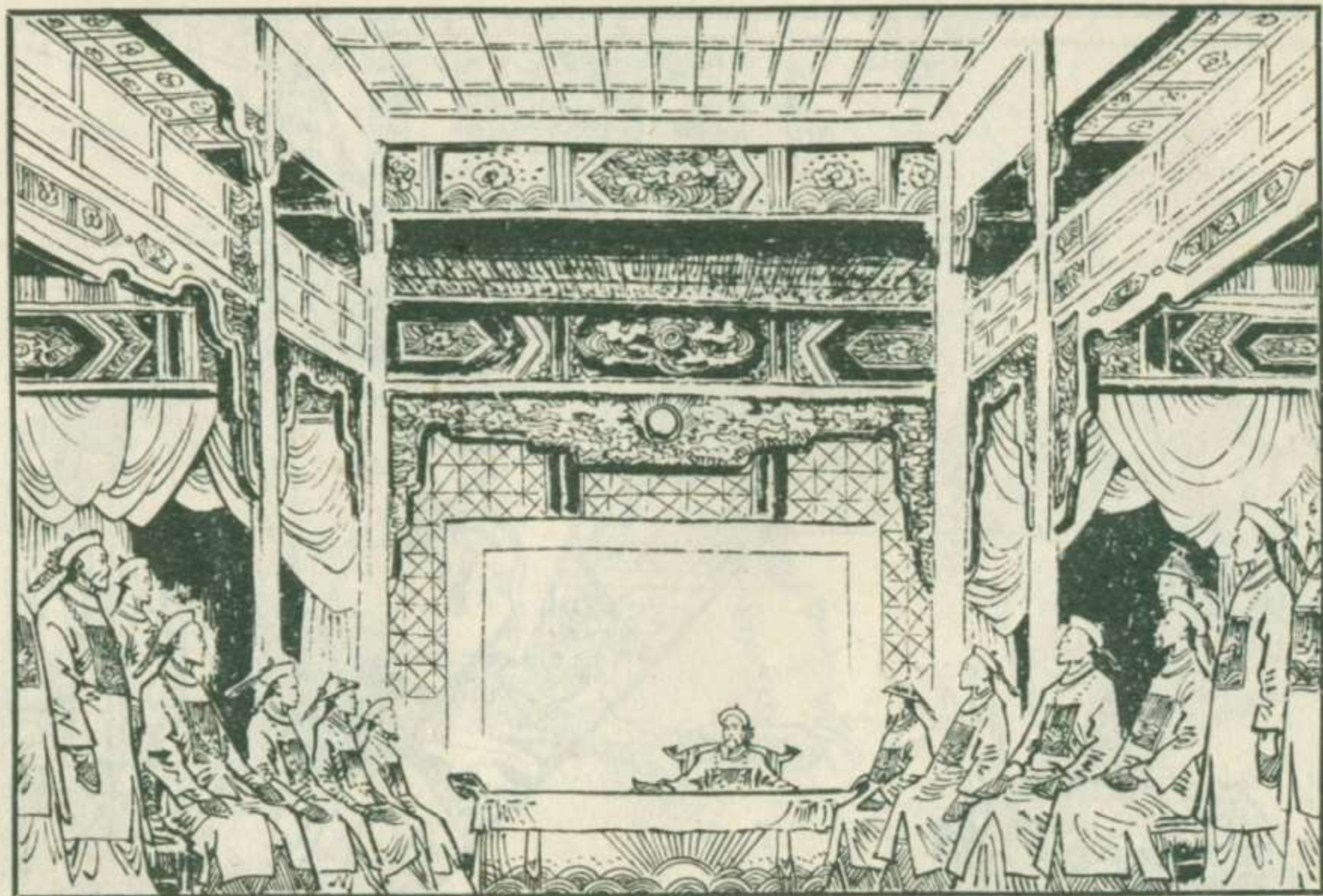
10. 童参将看准曾国藩的一个假眼，立刻拈起黑子往里塞，这样就可吃掉一大片。曾国藩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赖起棋来。“不悔棋是棋德的第一条！”童参将说。“你这样弈棋不是君子棋！”曾国藩不高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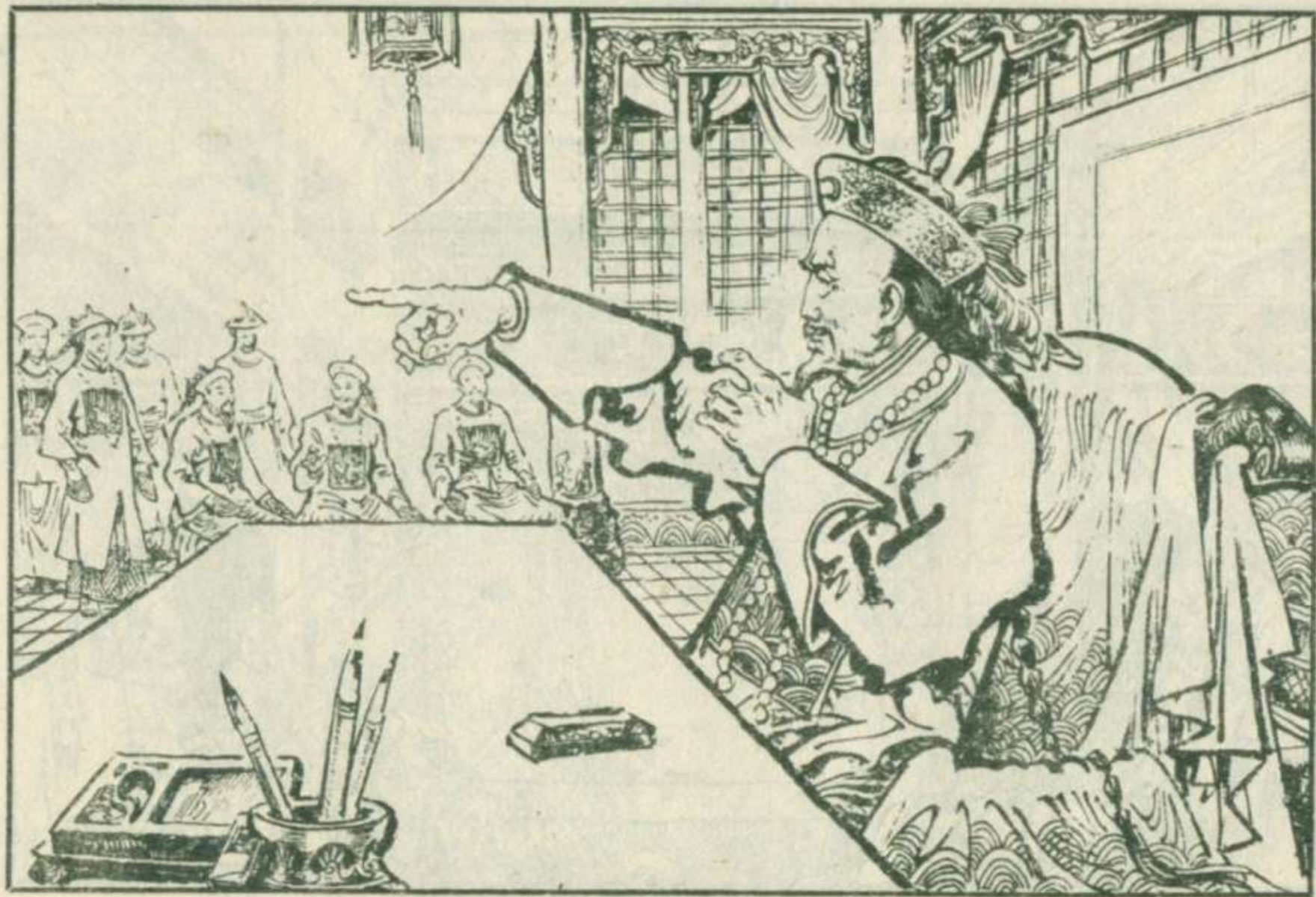
11. “什么君子小人，你就是赖棋！”童参将大声争辩道。
-“你是臭棋！”曾国藩拍桌骂道。“你是屎棋！一输了就抓得一桌皮屑。癞龙，就是赖！”“去你娘的！”曾国藩又气又恨，冲口大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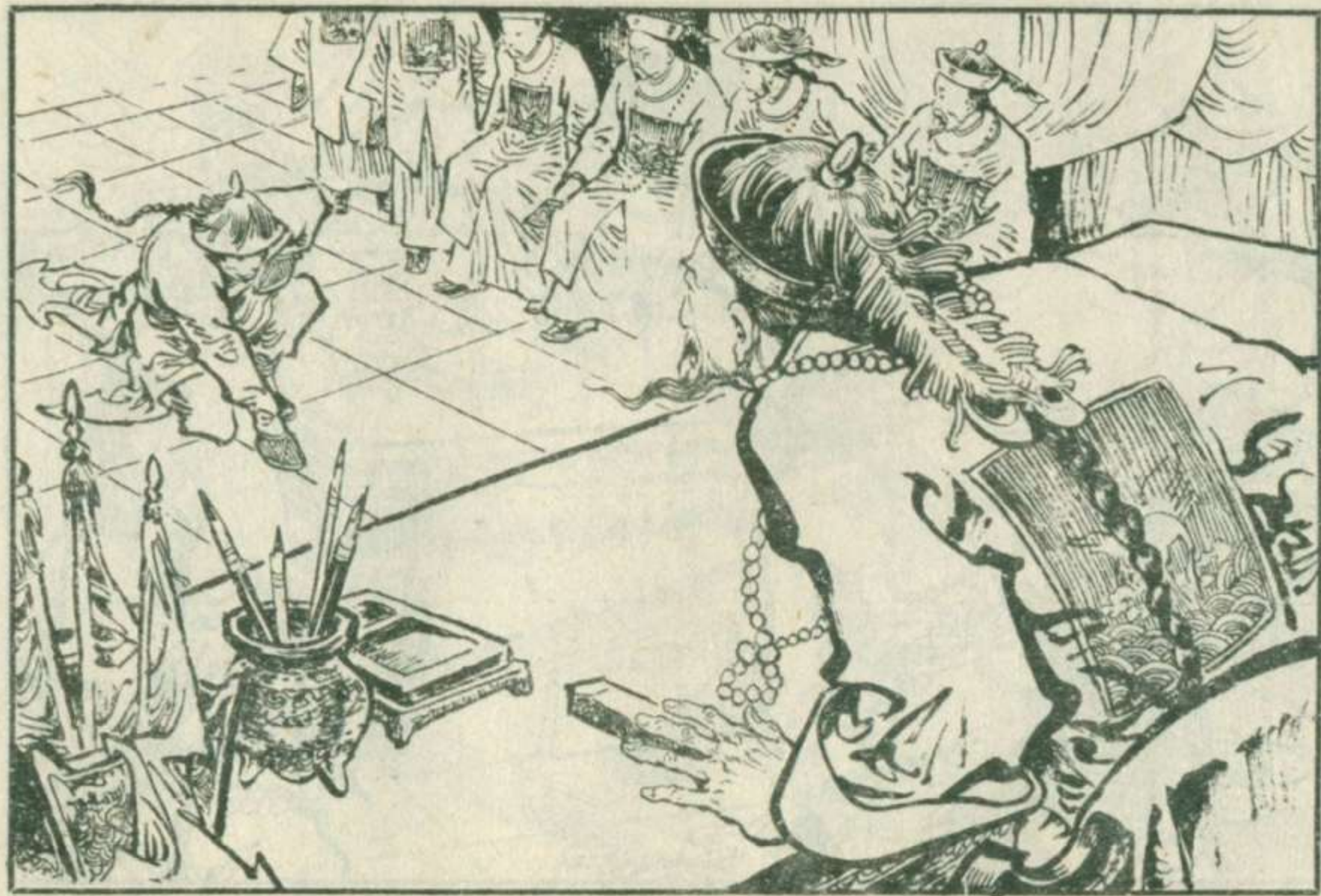
12. 两人面红耳赤，指手划脚，互相诟骂。亲兵们急将童参将拖出屋子。曾国藩气得将围棋盘一掀，棋子“劈劈啪啪”都掉在地上。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擒匪！”曾国藩叫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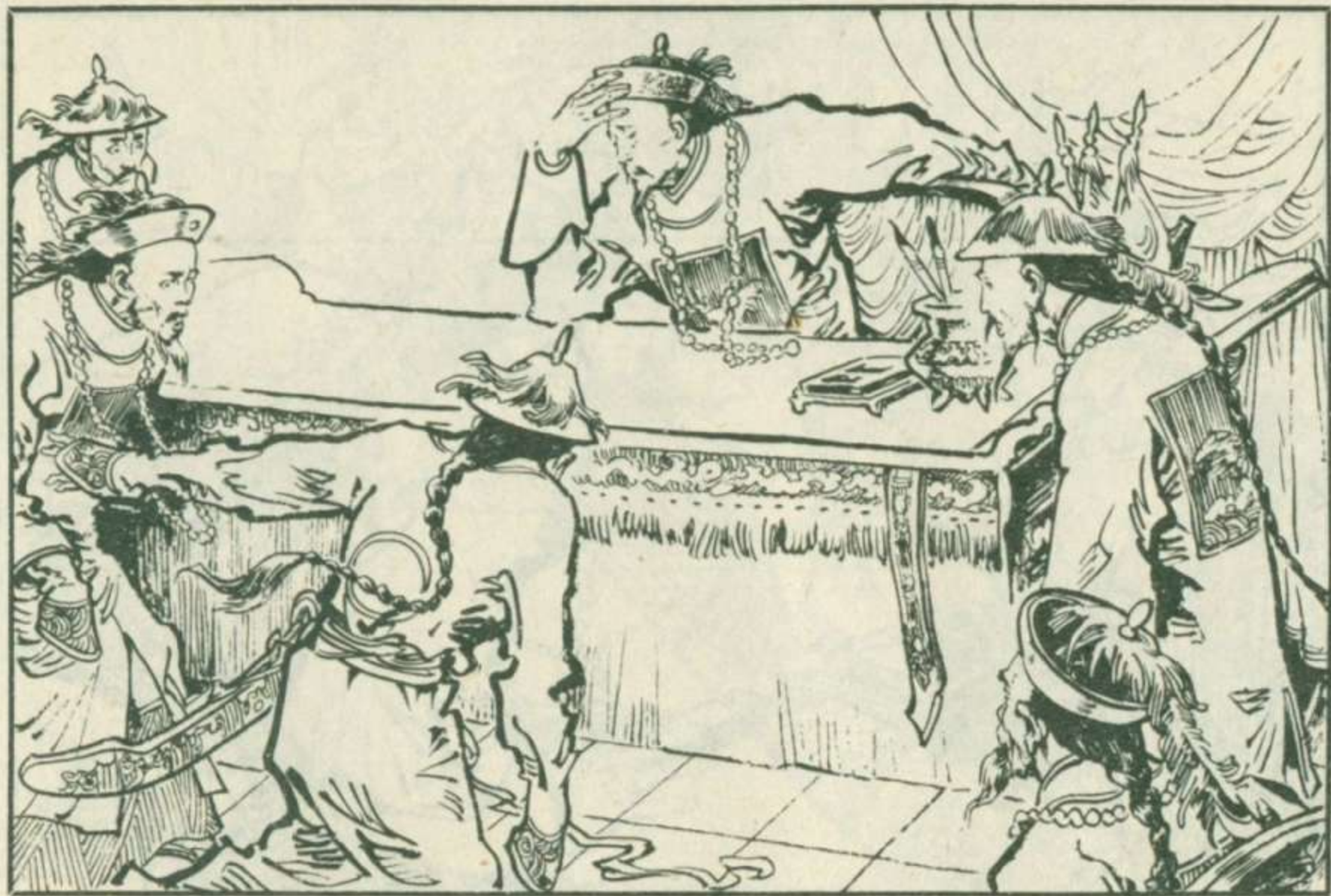
13.真没想到，清军在水套地区寻战不得的捻军会突然从河南方向攻来。从他们向运河河防长墙猛烈冲击看来，东渡运河的意图十分明显。曾国藩急把平捻诸将召来会商，准备拉开包围圈，把捻军消灭在运河东岸。



14. 庄严的钦差大臣中堂里，从来没有这样活跃的气氛，好象一年多的平捻苦战已经结束。曾国藩就是这样坚定地说的：“诸位可听到运河边的枪声？三天之内，我要让它停下来，永远停下来！”



15. 枪声激烈地打了三天三夜，曾国藩还在布置围歼计划时，就突然停了下来。不一会，一名督署巡捕慌忙来报：“禀大帅！捻匪停止攻击，不知窜向何方！”“什么？”曾国藩全身瘫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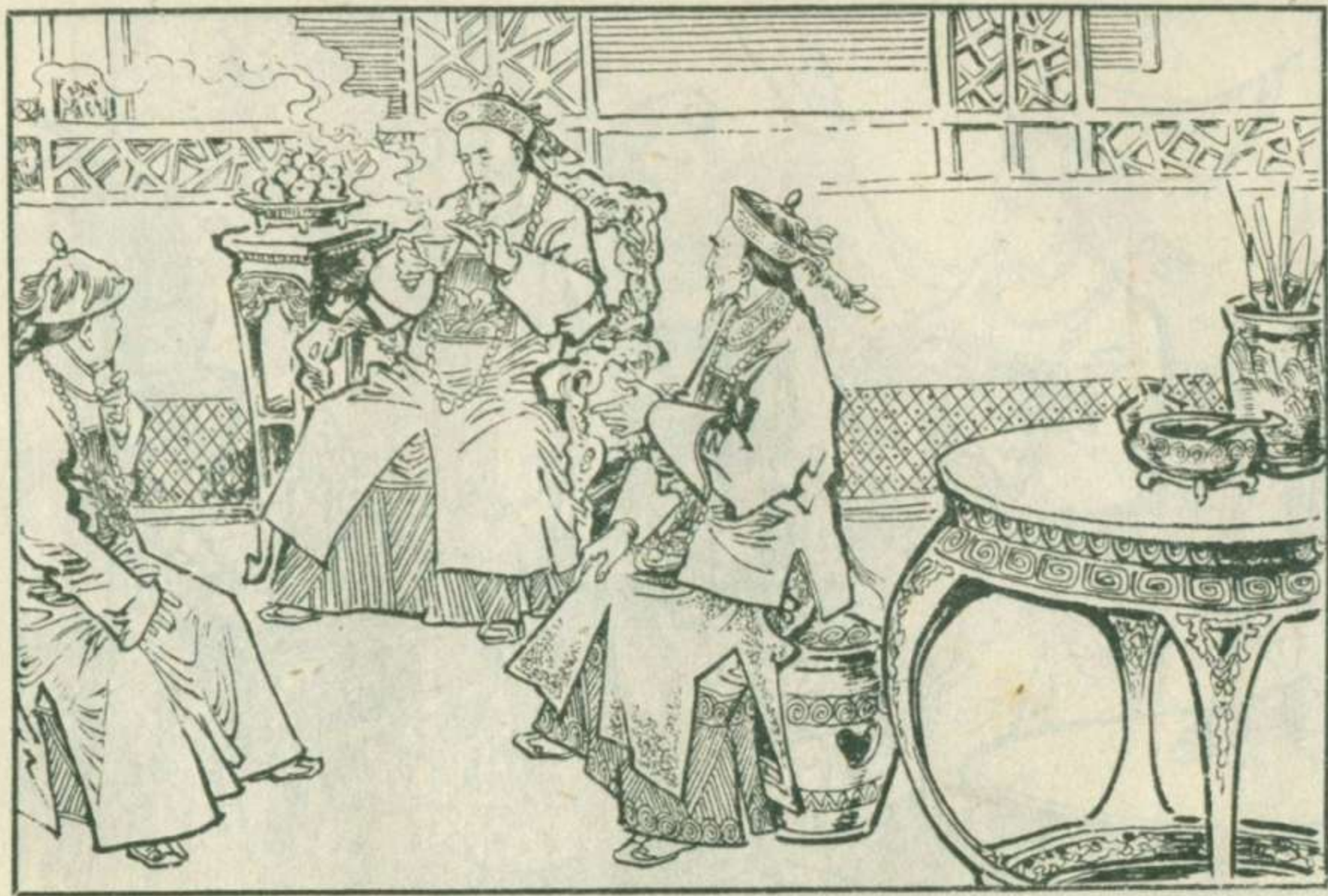
16. 急使又报：“捻匪已到潼关！”原来这是西捻军已进入陕西。抢渡运河之战，是东捻军策应西捻军西进之计。目的达到后，赖文光即指挥二十万大军进入湖北，把平捻清军扔在了山东。



17. 这一突变，使几十万清军阵线大乱，内部矛盾达到顶点，朝廷内对曾国藩的指责又掀起一个高潮。曾国藩无力收拾残局，便请求处分，推荐李鸿章接任。朝廷准奏，圣旨下达。



18. 曾国藩虽卸职让他的门生李鸿章接替，但他总感到有些下不来台，拖了一段时间，才赴约到徐州和李鸿章尴尬见面。李鸿章一改索取关防时的不恭行为，对老师连连拱手低头，全然是一副受教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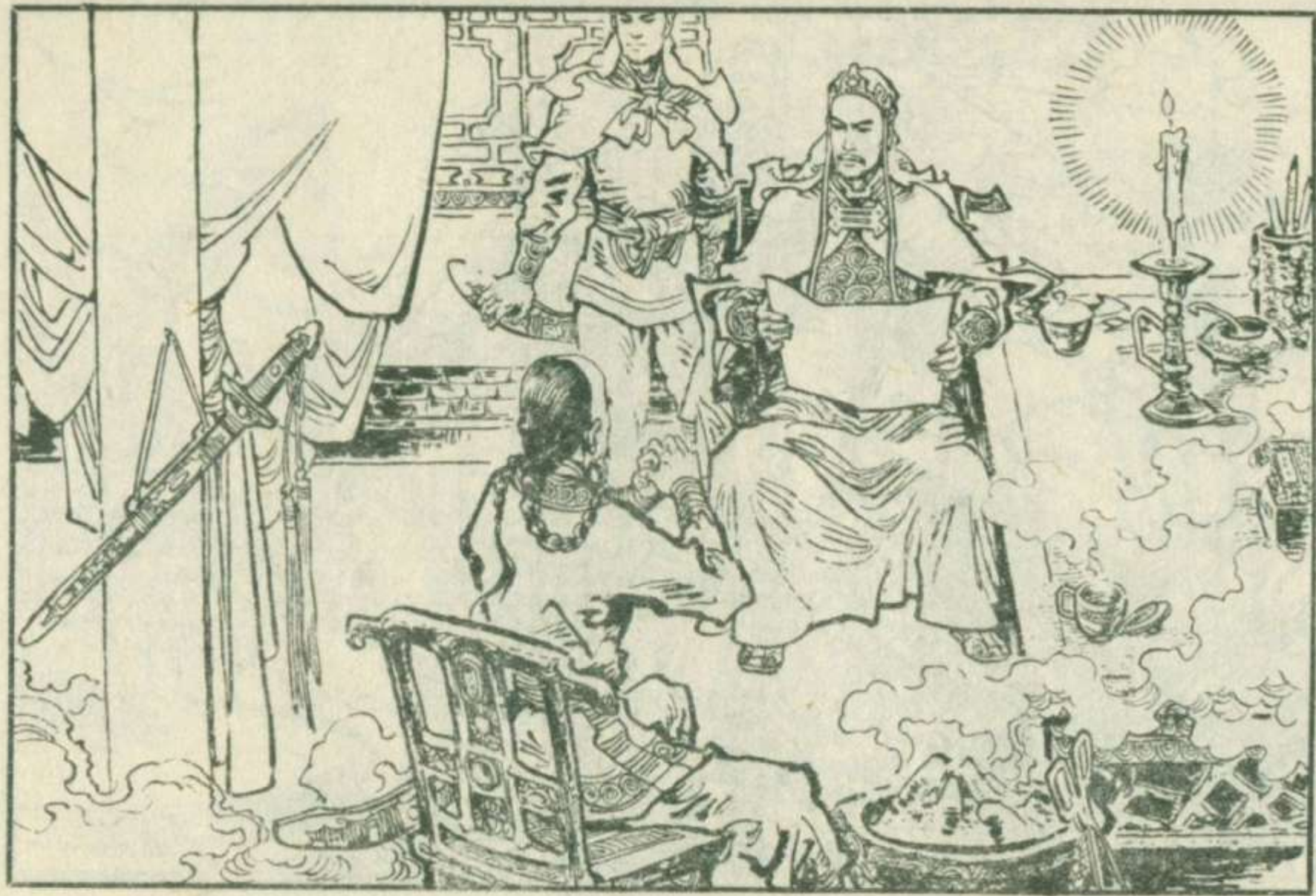
19. 待曾国藩的气消了，李鸿章才坐了下来。曾国藩说：“少荃出任，平捻之策，一定深思熟虑了？”“师相！要灭捻贼，仍须用圈制战策，要以不动制流动，改尾追为迎击才行。”曾国藩听了，满意地频频点头。



20. 李鸿章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如今捻匪麇集在旧口，而此地前有长江、汉水之阻，后有大洪山之险，真是剿捻之良机。”曾国藩不置可否，只说了句“鄙人在江宁静候你的佳音！”便告辞了。



21.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赖文光指挥的东捻，从山东一路南下，连克数城，威震清军的长江和汉水防线。现在，东捻主力已在湖北旧口地区养精蓄锐，准备西渡汉水。



22. 搭桥的器物都已备齐，遵王决心寻找战机，痛灭清军，实现入川复国的理想。时已进入一八六七年，捻军得到了一份情报：正月十八日，鲍超的霆军、刘铭传的铭军将联合攻击东捻。并附有进军的线路图。



23. 这是在霆军内哥老会的弟兄送来的情报，他们与捻军久有联系，情报一般是可靠的。所以遵王喜出望外，立即请鲁王任化邦、荆王牛宏计、首王范汝增、列王徐昌先等各军主将议事，决定新的行动。



24. 各将领求胜心切，很快决定提前在正月十七日主动出击，抢渡汉水。大家都很兴奋，谢绝了遵王的挽留，连夜回去布置。遵王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他率领二十万捻军，即将西渡汉水，入川复国。



25. 金晃晃的圆月，被掩进密密云层，大地变得一片黑暗。村庄沉睡了，但遵王无论如何睡不着。他浮想联翩，兴奋、焦急。突然，急骤的马蹄声敲碎了深夜的寂静，这马分明是向总部来的。



26. 赖文光翻身起来开门，一个前营巡哨长匆匆上前跪倒报告：“禀遵王，清妖出动了！”遵王尚未说话，鲁王从对面屋里出来问：“什么？”“禀鲁王！清妖出动了，向我驻地而来。”



27. 这时，又传来一阵马蹄声，巡哨来报：清妖铭军三、五万人向捻军驻地进发，炮营和开花炮营的洋炮都推出来了。遵王感到事态的紧急和严重，他忙问：“霆军出动没有？”“霆军毫无动静。”



28.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情报不对吗？遵王一面命巡哨再探，一面转脸问鲁王有什么看法。任化邦很干脆，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遵王沉思一会，请鲁王速去前军察看敌情，自己分派各军迎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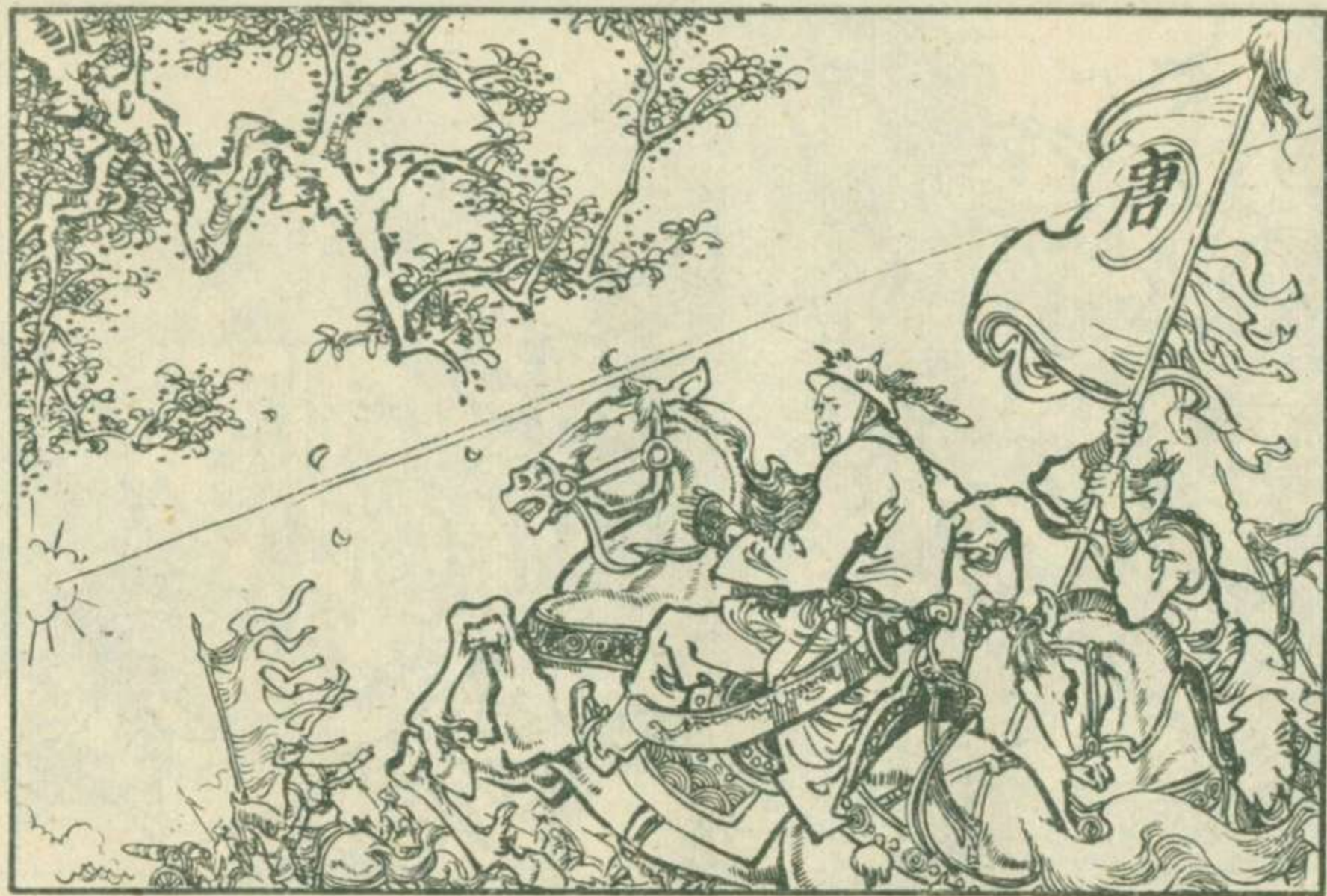
29. 顿时，汉水大堤下的村庄里，牛角号声阵阵催人，各色大旗猎猎招展。捻军的骑队、步队川流不息，急急进入自己的阵地，一场鏖战即将开始。



30. 也许是仓促应战的缘故，遵王的心里忐忑不安，甚至若有所失。他提着云龙大刀，仰面朝天，深深吸了口大战前的干净空气，然后对亲兵高喊：“带马！”



31. 原来霆军利用哥老会给捻军放出的是假情报，实际上已与铭军约定在正月十五日晨合兵进剿。但现在铭军心怀鬼胎，他们提前三个时辰单独行动，猛扑永隆河，想独收全功。



32.天麻麻亮，前锋统领官唐殿魁率军已进入钳形攻势阵地。他正在布置兵力，忽然一颗子弹尖啸着从他头顶飞过，把他的帅旗穿了一个窟窿。他一缩脖子大吼道：“哪里打枪？”



33. 河畔矮树丛和小土丘后面，又乒乒射出一阵枪弹，铭军中有人应声而倒。唐殿魁一挥手中快枪：“开炮！给我开炮！”炮声隆隆，落地见响。但捻军骑着快马，分散极快，并不能伤害他们。



34. 唐殿魁正感为难时，刘铭传骑马过来了。他接过亲兵递上的望远镜，观察着正在过河的捻军。唐殿魁恭敬地迎上去说：“禀军门大人，我们应当追上去！”



35. 过了一会，刘铭传才放下望远镜，问道：“你敢担保这不是捻匪的诱敌之兵吗？”唐殿魁犹疑地答道：“标下不敢担保。不过，我军乃突然袭击，捻匪未必有通盘布置……再者，错过时机，霆军赶到，那……”



36. 刘铭传心里当然也是这么想。就打算这是擒匪的诱敌之兵吧，此种战法也实在是雕虫小技，不堪一击。他傲然冷笑一声，一个决定在他脑中形成了。唐殿魁已看出此情，正挺胸肃立待命。



37. 根据刘铭传的命令，炮营教官——法兰西帝国军官毕乃尔率两个大炮营和全军辎重后退五里，唐殿魁督率右军渡河进攻，中军、右军同时追剿。大家领命而去，毕乃尔一个鞠躬，优雅、准确地向后转去。



38. 永隆河是一条自北南流的大河。冬末春初，河水很浅。唐殿魁指挥前锋部队蜂拥渡河，约有三分之一登上西岸时，一阵号角骤响，迎面杀来三四千名捻军马、步兵。他们平摊前进，直逼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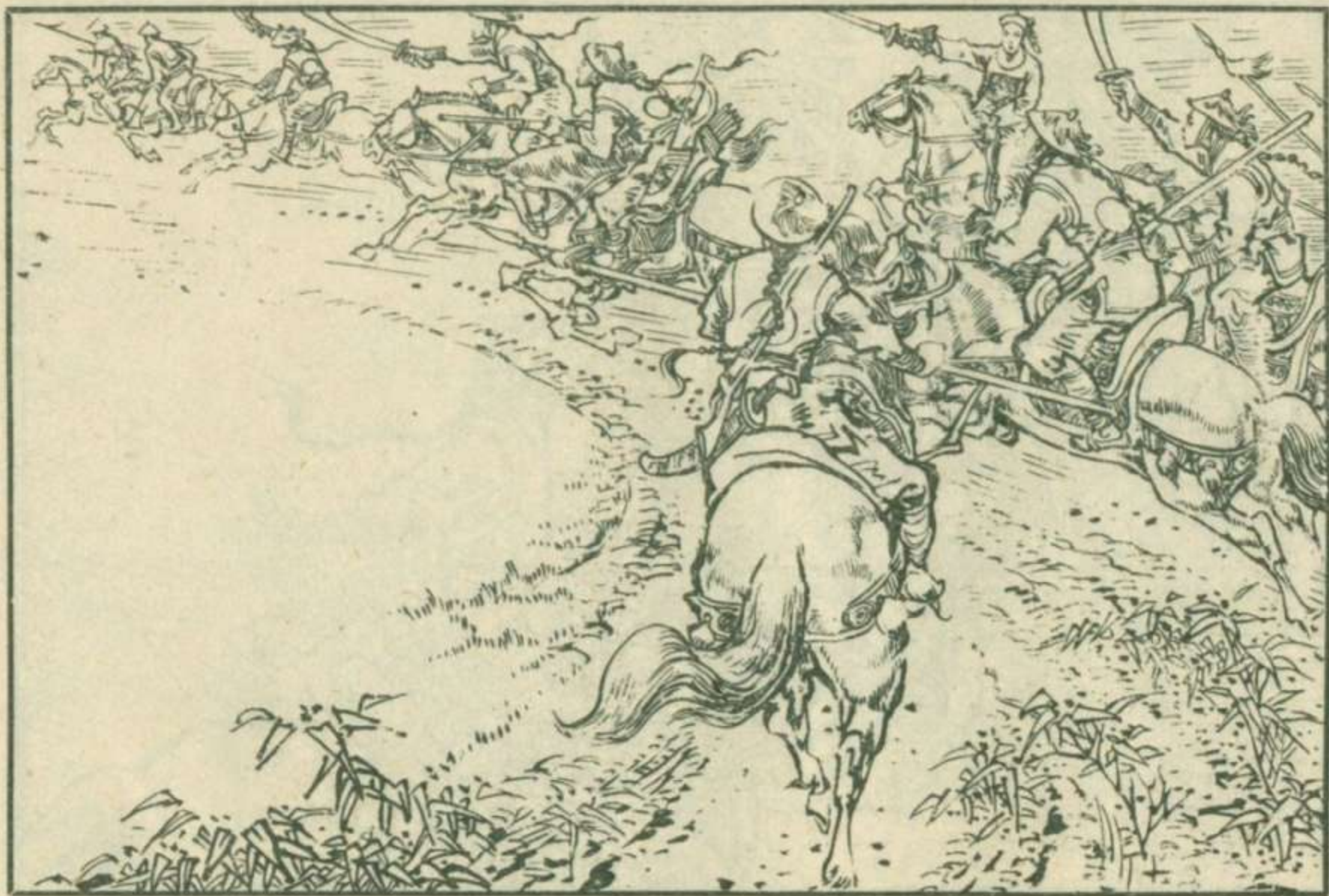
39. 捻军的旗色一抹黑，是荆王牛宏升麾下的黑旗马、步兵，由荆王儿子牛遂统率。刘铭传轻蔑一笑，立命前锋马队迎战，不许捻军阻击铭军渡河。铭军马队与捻军接仗，交锋不久，捻军寡不敌众，败退而走。



40. 刘铭传下令不必追赶，只掩护大队继续渡河。不到一个时辰，除了后队辎重及两个炮营留在河东外，铭军全部集结于西岸。人马到齐，奉命猛追捻军，一气杀出七、八里。



41. 这时，铭军断后的左军发生骚乱。不一会，有人飞马来报，说背后发现捻匪，至少有两万骑兵，象平地长出来的一般。刘铭传最担心的就是河东的辎重粮草、军火军械和两营洋炮，这是铭军的命根子啊！



42.但是，刘铭传遇变不惊，他传令加强护卫辎重和炮营后，又督军继续向西挺进。哪知河东杀声震天，枪声密集。刘铭传有点慌了，立即命令全军掉头向东！



43. 铭军训练有素，很快掉过头来又向永隆河。可刚跑出不远，背后撼天动地响起了土炮。几里路外，五色旌旗蔽天，数万匹战马裹带着步兵大举杀来。刘铭传倒抽一口凉气，两唇立刻煞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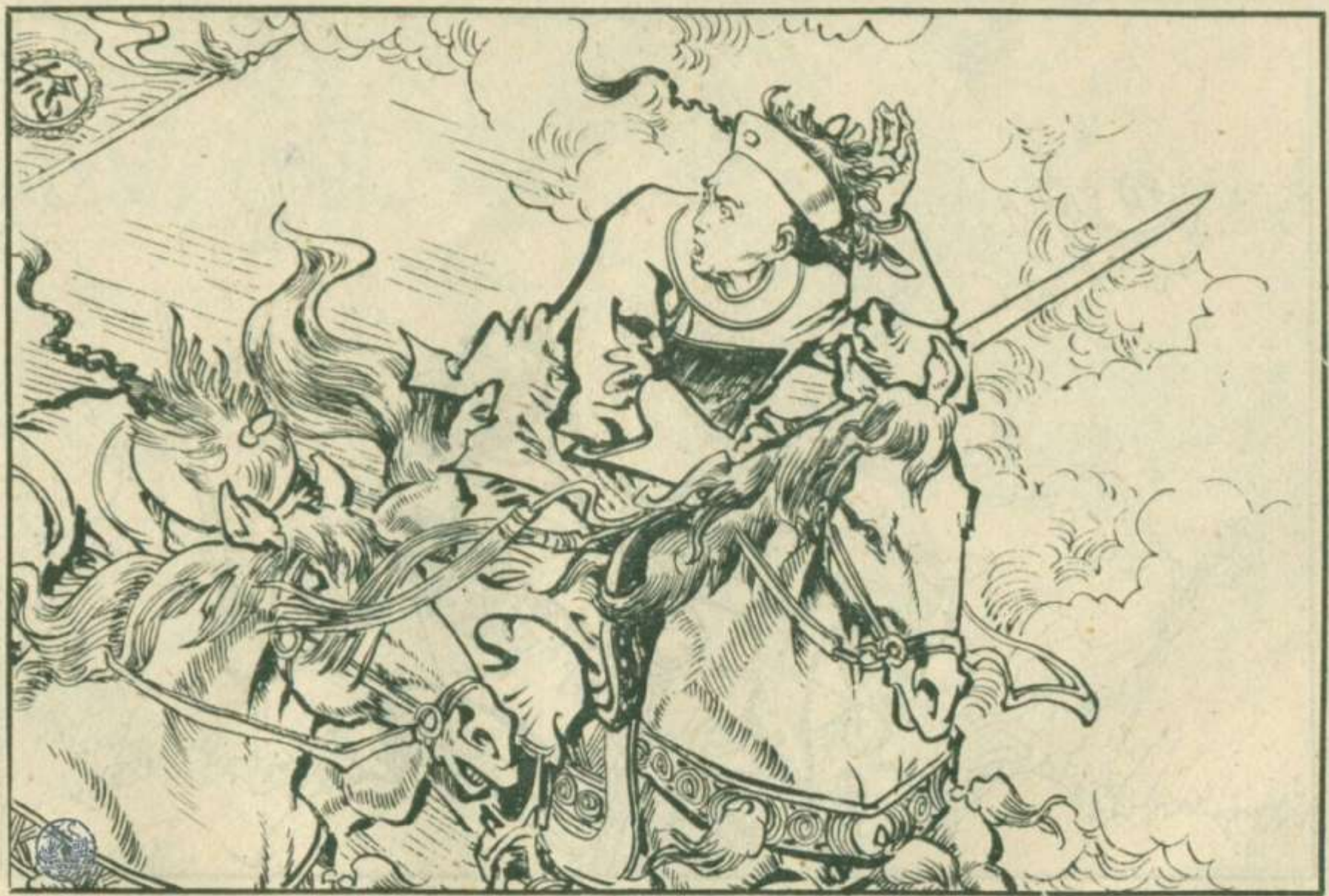
44. 铭军仓皇迎战，洋枪没放出几响，双方已如蜂群般扰在一起厮杀起来。手刃相搏，难解难分。不一会，唐殿魁被鲁王嫂诈败砍了首级。前锋右军如鸟兽散，纷纷溃逃。



45. 捻军鲁王的兰旗铁骑，正和清妖左军交战。鲁王一气斩了两个、生擒一个统领，使左军的马、步兵退潮一般向中军涌去，冲乱了中军的阵脚。刘铭传心知大事不好，急令收拢残部并入中军，奋力向北杀去。



46. 刚刚冲进长堤，只见堤上好似山洪奔泻，由卜寡妇领着数千骑战马，直向刘铭传冲来。他自知无力对敌，忙率备营向东撤去。跑出不远，河东岸的开花炮轰响起来，刘铭传暗喜，毕乃尔用炮火支援他了。



47. 可是，此时的毕乃尔，已被首王范汝增击毙了，炮营和辎重全到了捻军手里。刘铭传走投无路，只好率中军向四下里冲击，力求能突围出去。



48. 刘铭传自己违约突袭东捻，苦战了四个时辰，行将全军覆没时，他埋怨起霆军不按时出兵。他现在只有霆军解围这一线希望了。但是，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却是捻军的各式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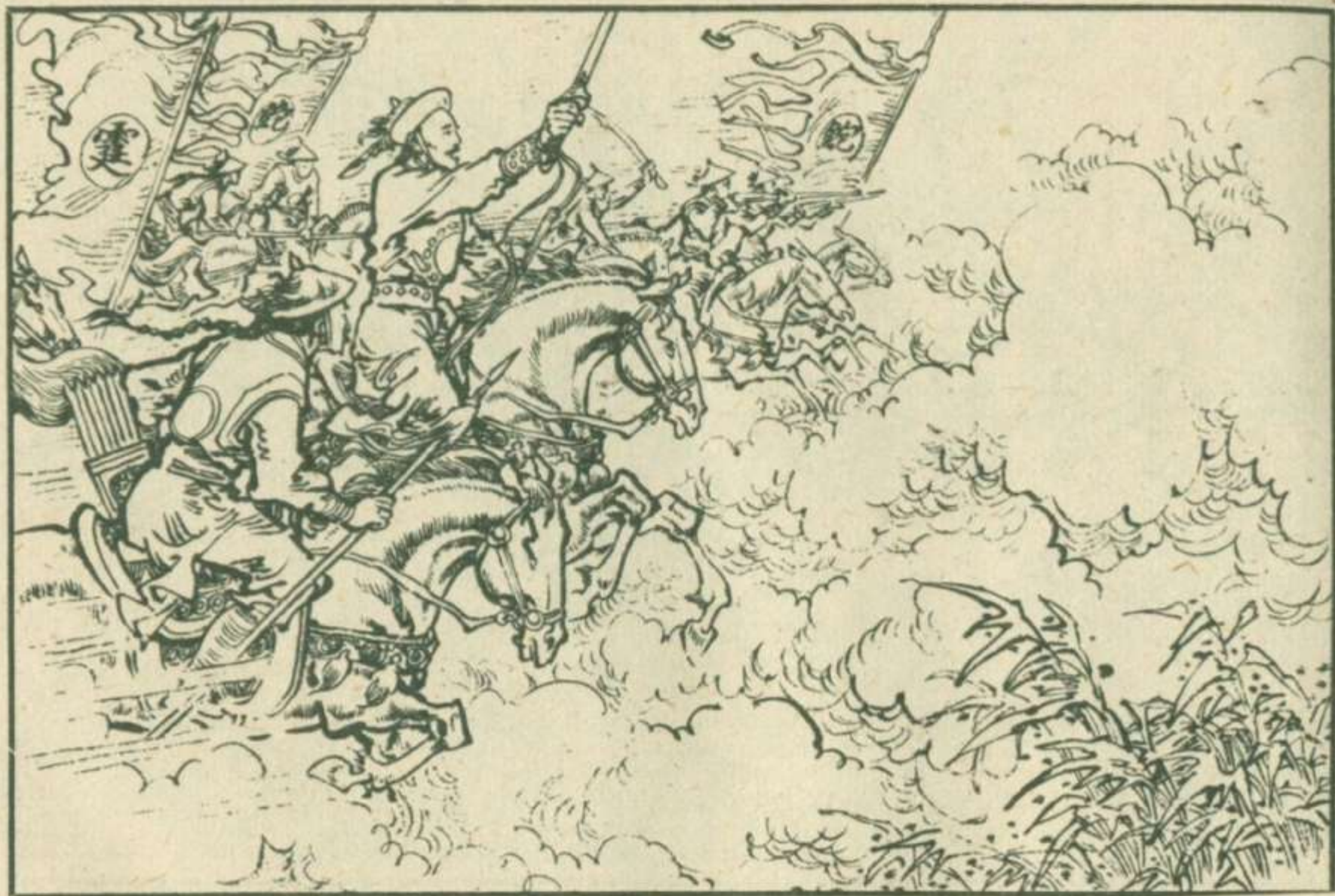
49. 铭军八千人结成一圈，以保护刘铭传和他的幕僚。刘铭传坐在地上旁若无人，从容地摘下红玛瑙顶子，取下无子弹的快枪，脱下黄马褂盖上。然后抽出护身长剑，准备以死来效忠朝廷。



50. 看到这一情景，幕僚和亲兵们也都绝望地效法刘铭传，坐在他的身边，准备共同一死。猛然间，一个焦雷在人们的头顶炸开。不！不是焦雷，是重炮，是开花炮弹从天而降！



51. 这些炮弹在捻军大队当中爆炸，紧接着是密集的子
弹飞向捻军，大批弟兄倒在血泊中。遵王、鲁王等正在
指挥捻军各军对刘铭传作最后的清剿，不料又一股清军
从背后成三面扇形攻来，使大家大吃一惊。



52. 从擒军背后袭来的是清妖霆军。鲍超怀的是另一鬼胎。正月十五日他也没有按约与刘铭传并进，而是象一条险恶的毒蛇，偷偷爬到擒军背后。从枪炮声中判断刘铭传已全军覆没时，鲍超才下令猛攻过来。



53. 擒军已经精疲力竭，有的将领主张乘胜退兵，来日再战。但连战连捷，使擒军有些轻敌，鲁王就力主趁热打铁。遵王焦灼气恼，眼看全歼铭军的大功即将告成，突然杀来霆军，耽误西渡汉水……



54. 战况瞬息万变，不容犹豫。赖文光当机立断，分派魏王李允回护后十六军，鲁王、荆王同他率兵三路迎敌，其余部队继续攻打刘铭传残部。遵王挥刀疾呼：“弟兄们！为斩刘捉鲍、西上复国立功啰！”



55. 捻军弟兄们呐喊着冲杀过去。霆军人马吃饱，弹药上足，一经接仗，敢杀敢拚。捻军也不含糊，鲁王挥刀冲入敌群，无以抵挡。



56. 两军混战，死伤无数。哲王甘志勇英勇苦战霆军左路统领、提督唐仁廉。打了几个回合，甘志勇用计挺矛直刺唐的咽喉。在唐躲闪不及时，甘的战马忽然累倒在地，唐仁廉得隙，反将甘志勇杀死。



57. 遵王大怒，挥师冲锋，卜寡妇领枪队前来增援。捻军洋枪倍增，军威大振。两军对射正酣的时候，捻军方面的枪声渐渐稀落下来。霆军起初以为是计，不敢冲锋。



58.但是，任凭霆军枪炮大作，捻军不再还击。鲍超猛省道：“捻匪交战多半天，子弹打光了！”于是，督军冲锋。捻军也确实没有子弹了，阵前无法还击，许多弟兄在霆军的枪炮声中纷纷落马，大败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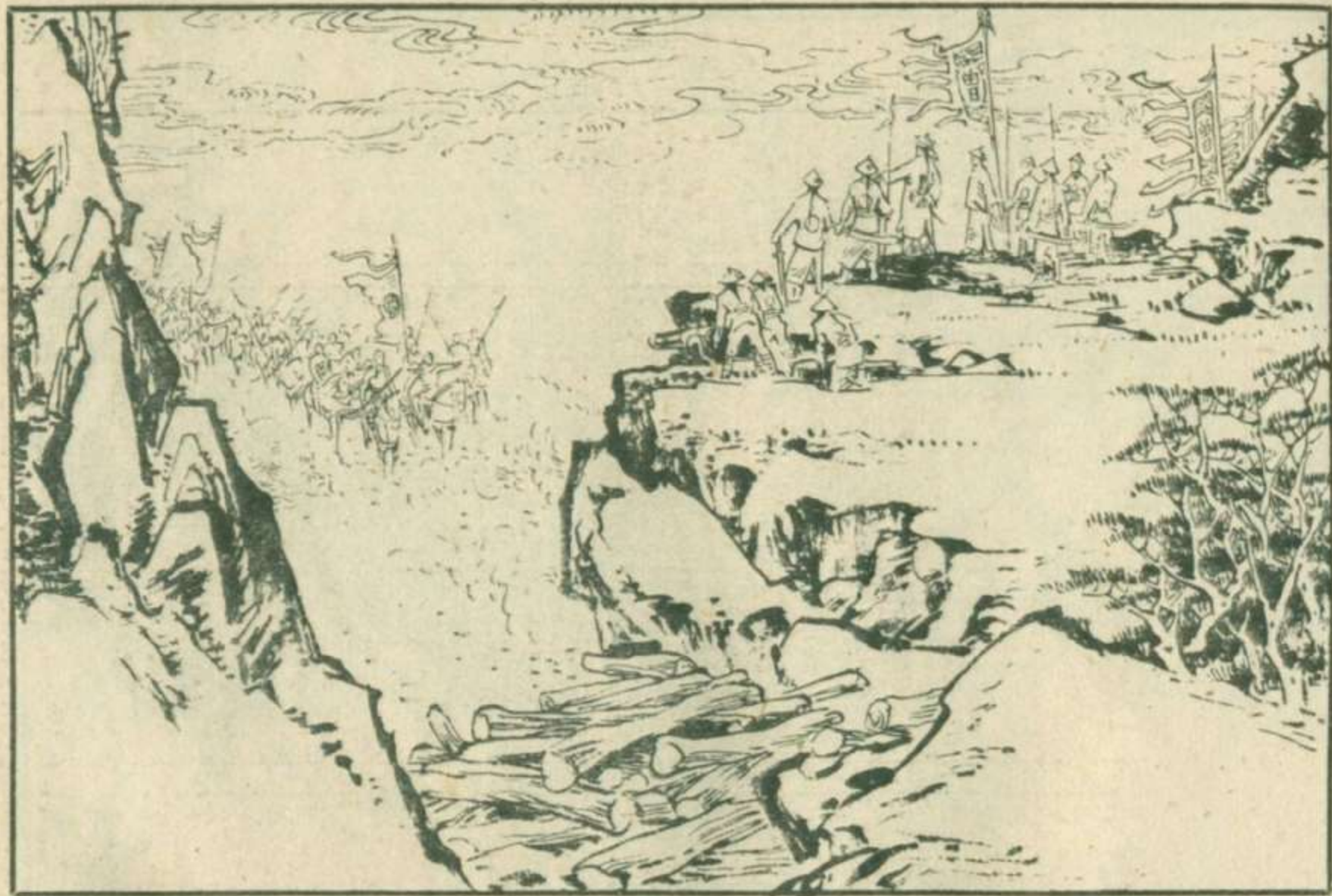
59. 遵王、鲁王合兵一处，正要商议对策，河东岸首王、列王已旗靡兵乱。霆军偷渡永隆河，截走了后十六军。除魏王赶去救出二百多人外，刘三娘、鲁王儿子等老小家眷和全军的粮草、辎重、弹药全落敌手。



60. 四周的霆军一重接一重地围攻上来，清妖仗着洋枪洋炮，对擒军肆虐射杀，擒军一批又一批的倒下。遵王接受将领们的请求，无可奈何地命令全军北撤，往大洪山集结。



61. 擒军终于突破了霆军的重围，抵达大洪山南麓。部队疲惫不堪，浑身泥污，血迹斑斑。遵王骑在马上望着山口，深深失悔由于自己轻信了情报，急于求成而酿成这次惨败。他心中象刀刺似的难受，苦痛难言。



62. 忽然，山上一声号炮，山口上有人把杏黄旗一挥，只听清妖喊道：“捻匪听着，曾抚台大人亲临训话！”曾国藩的弟弟、湖北巡抚曾国荃开始劝降。他盛气凌人地说了一大通，但回答他的是一片沉寂。



63. 劝降无效，曾国荃又推出叛徒郭正武来诱降。郭正武刚喊了几句，鲁王就大骂起来。捻军队伍中发出一片诅咒和叫骂声。郭正武望望曾国荃，只好灰溜溜地退了下去。



64. 山下擒军的情绪越来越激愤！遵王看准时机，正准备发出冲击号令时，他的手颤抖了一下，两眼直盯着对面的山坡。只见两个兵勇牵着一匹黑马，马上坐着一位反绑着双手的妇人。



65. “三娘！”所有的擒军同声呼喊着向三娘伸出了双手。曾国荃得意地喊着：“任化邦！听着，如果你们不投降，就先斩你的义母刘三娘！”“娘！”鲁王大喊一声便哽住了。



66. 三娘抬起刚刚松绑的右手，掠了掠满头灰白的乱发，高声说：“遵王！任柱！孩子们！咱捻子头可断，血可流，正气不能丢！记住娘的话，宁死不降！”



36. 刘铭传心里当然也是这么想。就打算这是擒匪的诱敌之兵吧，此种战法也实在是雕虫小技，不堪一击。他傲然冷笑一声，一个决定在他脑中形成了。唐殿魁已看出此情，正挺胸肃立待命。



68. 悲愤、复仇的火焰猛烈地燃烧，遵王挥起他雪亮的大刀，冲锋的号角响了！“为三娘报仇，活捉曾国荃！”捻军们舍生忘死冲向山口。经过惨烈的激战，作出了重大牺牲，捻军终于从好几个山口同时冲了出去。



69. 永隆河大败，东捻军虽元气大伤，但突围到河南装旗扩军成功，四个月后又重回旧口，使当时清朝最有实力的三大统帅李鸿章、左宗棠和曾国藩的代表曾国荃不得不集中在德安府会谈对策。



70. 对于东捻又来旧口，在场的人都不明究竟，只有敏感而精明的李鸿章能作出准确的估计。曾国藩在信中更说的透彻，说是偷渡汉水，和西捻共进四川，重立天国。如果真是这样，后果将何等可怕！



71. 李鸿章老于世故，他指出东捻在河南纠集不少饥民，这都是乌合之众，不值得怕。唯其主帅健将仍在，不可轻视，我等要竭尽全力，阻止东捻西渡汉水，阻止西捻南过秦岑。接着，他们将兵力作了布置。



72. 东捻的战略意图果真让清妖估计对了。他们又来旧口，遵王沿汉水跑了几十里地，察看了沿江情况，决定采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抢渡汉水。遵王正在考虑这个方案的细节。



73. 哪知方案刚刚实施，战斗尚未打响，花费那么多心血，付出那么重大代价才换取到的宝贵战机，却断送在一个叛逆手里，使西渡汉水的计划全部失败。东擒不得不又放弃入川复国的宏图，火速突围北上。



74. 东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北上，旬日之间便突破了运河河防。捻军一过运河，便毁运堤、烧军屯，夺去了全部军用钱粮物品，致使泰安危急，济南戒严，山东全省震动。



75. 负责剿灭东捻的钦差大臣李鸿章又受到各方面的指责和攻讦，朝廷也寄谕严斥。李鸿章心情虽然沮丧，但他觉得平捻有望，决心咬牙坚持最初的方略，以地势蹙之于绝地。他赶忙移驻济宁督师布防去了。



76. “倒守运河，进扼胶莱。”这是李鸿章狠毒的一着。他请洋人派军舰封锁海口，堵住捻军出海之路；又以重兵死守河防，把东捻包围在鲁南、苏北的狭小地域内，然后令淮军五路成扇形攻势寻战。



77. 东捻在西止运河，东临大海，北到黄河，南至六塘河这样方圆六、七百里的圈子里，无法施展其驰骋回旋的长处。所以作战虽不失英勇，总是处处败退。现在全军退在山东丘陵地的旷野宿营。



78. 眼下已近小雪。李鸿章强逼各地“坚壁清野”，东捻给养成大问题。弟兄们只好围火取暖，以马肉充饥。吃罢马肉，他们又伏地痛哭。是啊，捻军失去剽疾如飞的战马，就更难战胜武器精良的淮军了。



79. 附近，一些老捻子轻声唱起了大家极为熟悉的歌：星星草，赛牛毛，它与长工两相好。捻子好象星星草，穷人离它要饿倒。……遵王站在黑地里，听着这亲切的歌声，想着捻军每况愈下的局面，心中一阵悲凉。



80. 忽然，鲁王来到他身边，遵王转脸亲切地问道：“化邦，有事吗？”任化邦说：“眼下情势不好，要赶快派人给宗禹送信，让西捻东援，两头夹攻运防，准能打出去。”鲁王的眼睛里，闪着灼热的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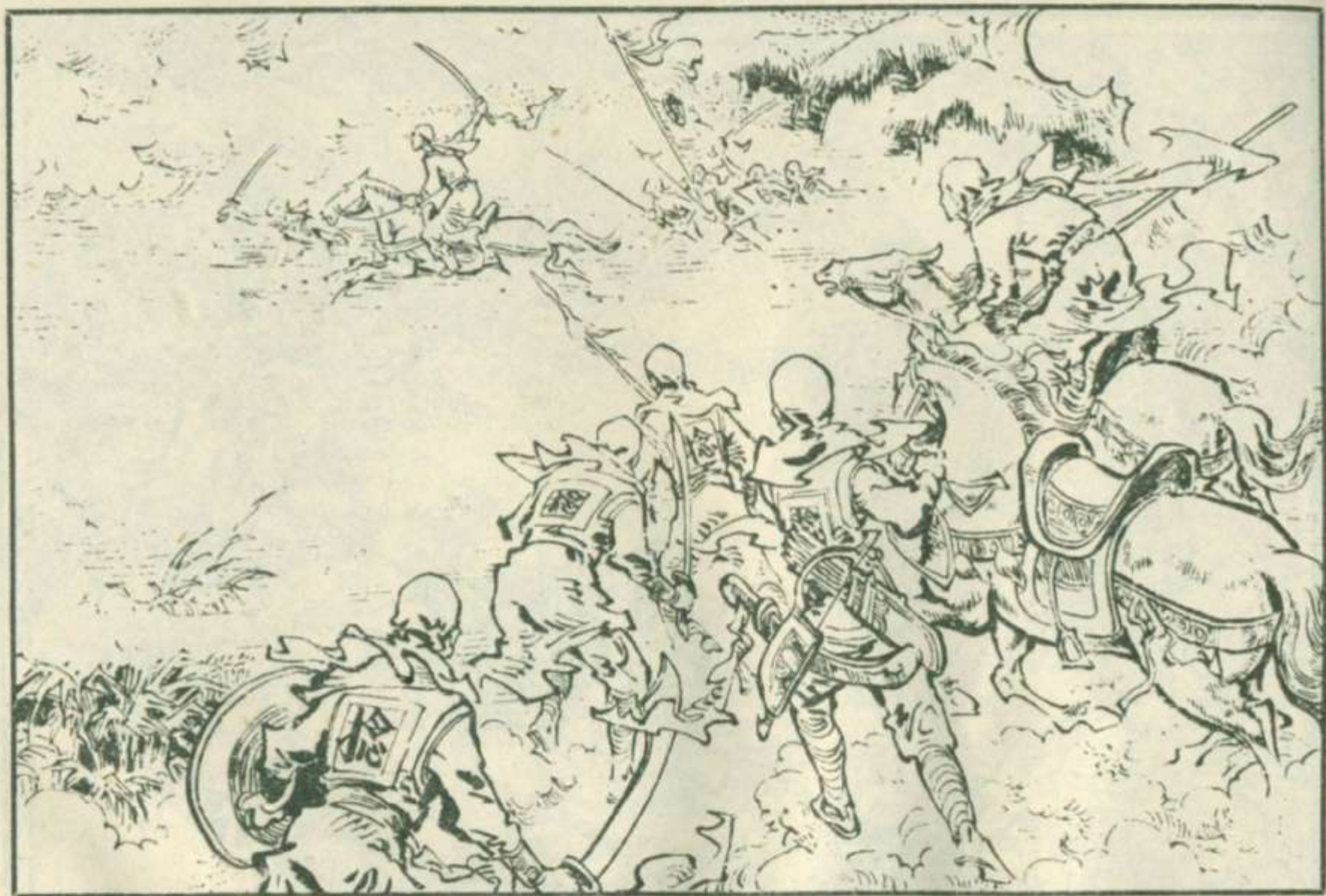
81. 这倒和遵王想到一起了，派谁去呢？鲁王考虑了，说：“叫范成祥去！他胆大心细，见多识广，走过长路。”遵王想了想说：“好。让他多带些弟兄同时出发，务必把信送到。”



82. 如果信能送到,张宗禹发兵来山东,无论如何要一个月。这一个月,东捻能不能撑得住呢?大家想着这个问题,来到苏、鲁两省边界的海隅。这里两省吏治不易到达,粮丰庄大,东捻军决定在此休兵喘息。



83. 来到这个富足的地方，大家吃了几天饱饭，觉也睡得踏实了。这天黎明前，雾象乳白色的纱帷，由南向北，越来越重。宿营地周围巡弋的边马互相看不清楚，只能靠放哨歌来联系。



84. “砰！砰！”两声信号枪响，把沉寂击得粉碎。接着，边马四处报警喊叫：“清妖来啦！——”酣睡中的北三军弟兄们猛跳起来，抄起刀枪、盾牌，解开缰绳，跳上战马就往村外冲。



85. 已经迟了！黑压压的清妖马、步兵象一股股浊流，从浓雾中涌出。洋枪子弹尖啸着射向捻军，弟兄们不得不且战且退，退到临近大海的一片开阔地，重新组织队伍，同清妖展开残酷的肉搏。



86. 北三军的两翼、北二军和南二军急来救援。清军的后续部队也源源不断地赶到，双方投入了三、四万兵力在拚死激战。迷雾消散之后，才看清擒军面对的是铭军、鼎军、盛军、勋军等清军主力。



87. 不多时，武器精良、偷袭强攻的清军占了上风，仓促应战的捻军节节败退。正在这关键时刻，捻军背后冲出一万剽悍的骑士，在蓝旗下，风起云涌般杀上战场，喊杀声惊天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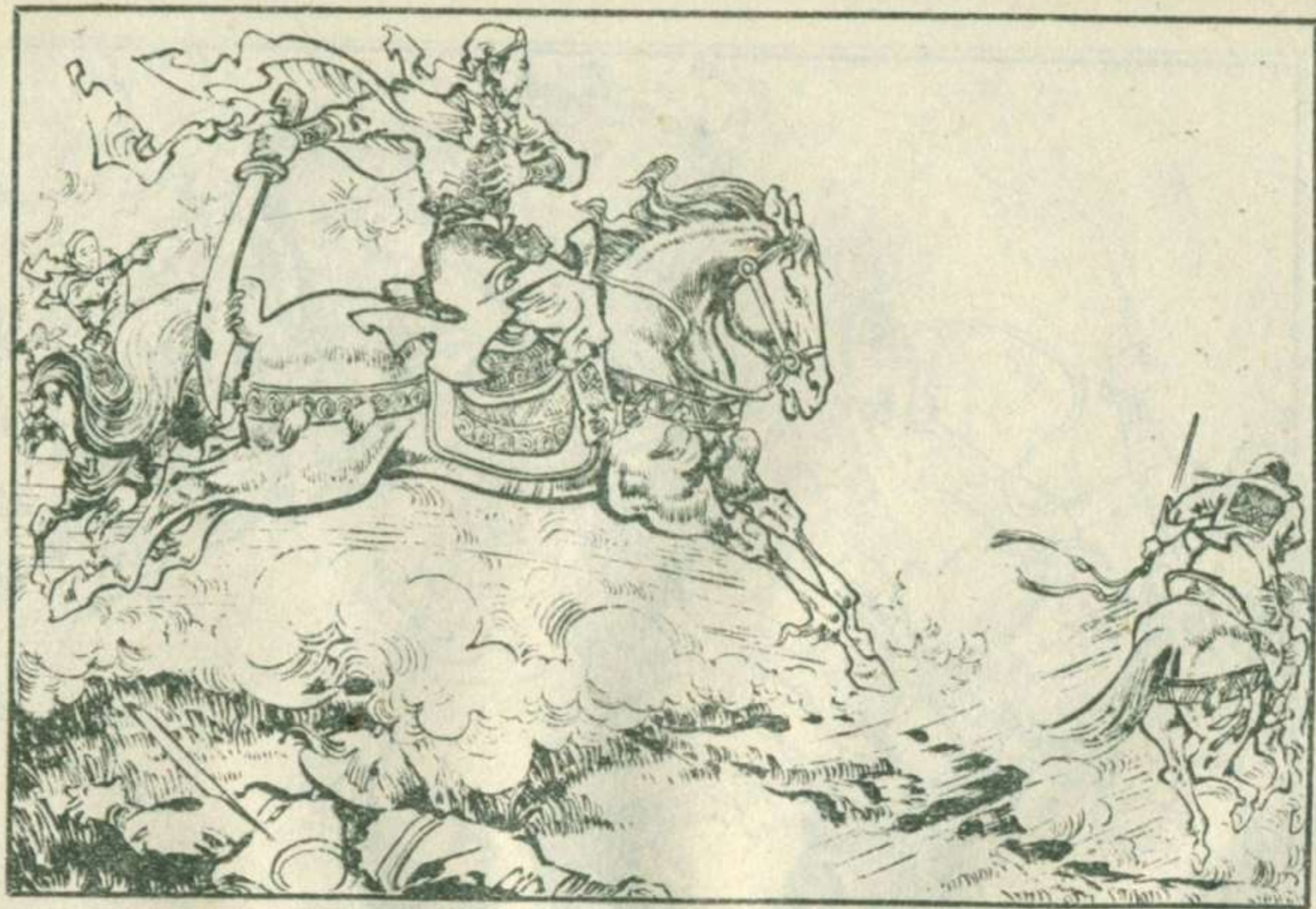
88. “杀呀！鲁王来啦！——” “鲁王来了，清妖完蛋啦！——” 转瞬间，即将败阵的捻军弟兄气力倍增，又反转来猛杀。清军经不起捻军最精锐的骑师冲击，慢慢转进为退，渐渐不支了。



89.鲁王更是勇猛异常。他的刀马所到之处，清军人仰马翻，纷纷倒地。猛然间，他见铭军，盛军的帅旗在前面并立招摇，两腿一夹马肚子，高举大砍刀吼道：“弟兄们！给我砍清妖统领的脑袋呀！”



90. 蓝旗的一个旅，猛扑铭、盛两军的中军。鲁王冲在最前面，直取统领刘铭传、周盛波。刘、周用快枪连连射击不中，只好拍马相迎接战。战不三回合，周盛波侧身东走，刘铭传拨马西逃。



91. 鲁王兜过马头，急追永隆河侥幸活命的刘铭传。这时，早被清妖收买、奉命刺杀鲁王的叛贼潘贵升趁机骑马冲到鲁王背后，“砰”的一响，只听鲁王痛吼一声。鲁王猛的回头，见潘贵升枪口青烟未散。



92. 鲁王咬牙切齿骂道：“叛贼！”便向潘贵升扑去。鲁王大刀劈到马的后臀，潘贵升被颠下了马，爬起来没命地逃走了。鲁王却力尽气绝。



93. “鲁王中弹死了！”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霎时间把整个战场震动了！捻军们大惊失色，阵线顿时大乱。清军喜出望外，刘铭传、周盛波返身杀回。捻军难以鏖战，大败而走。



94. 清军也不远追，在赣榆扎下大营。参战的各军高级将领，都喜气洋洋地来到潘鼎新的大帐。周盛波立刻提议：“赶快申报李帅，申报朝廷。杀了任柱，这可是平捻多年来的第一件大快事！”大家连声赞同。



95. 潘鼎新执笔撰写报文时，统领们又议论开了，都说捻匪少了个任柱，这台戏也就唱到头了。刘铭传却闷闷不乐，他认为任柱虽是逆酋，但确是当代第一流骑兵战将。如今却死在一个齷齪小人之手，令人惋叹！



96. 这种惋叹，与东捻弟兄们的哀痛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连日来，捻营处处有哭声，大家悲痛欲绝地给鲁王安了葬。遵王双手擎刀，在鲁王墓前跪下，果决地说：“誓为鲁王报仇！”接着，“报仇”声震撼旷野。



97. 胶莱河、淮河流域迭遭败仗，特别是鲁王殒陈，对东捻的打击是致命的。不仅弟兄们中散布着“天意不祥”的说法，连一些首领都感到茫然无措。当晚，在讨论下一步行动的首领会上，人们都沉默着。



98. 大家都要为鲁王报仇，可谁也说不出来败敌复仇的方案。连一贯韬略在胸的遵王，失去了鲁王，也似乎失去了根底。最后，遵王才决定先扑渡六塘河，如不成再改扑运河。



99. 东捻的方案，首先是想到淮北装旗扩军，其次是迎接西捻东援。但是取胜的希望十分渺茫。李鸿章正调集全国的精兵良将，还有洋人参战。凭借河防，缩小包围圈，使捻军动辄碰壁，处处受挫。



100.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四日，在寿光以南，东捻军和清军展开了最终一次大决战。双方血战一天一夜，由于众寡悬殊，内部游民分子哗变、奔散，东捻大败，战场景象异常惨烈。



101. 除遵王率领五千人突围南下以外，东捻几乎全军覆没。清军也付出了三万兵勇的惨重代价。现在，刘铭传得悉赖文光南走的消息，便毫不喘息，督师急追。



102. 遵王率残部突围破六塘河防线，沿运河南下，力图突破运河河防西去。但在清军围追堵截面前，终因兵力不支而告失败。一八六八年一月五日，赖文光身负重伤被俘，已押往扬州李鸿章的钦差行辕。



103. 赖文光虽双臂被缚，但他步履稳重，气度恢宏。他象所有最终完成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使命，而对历史又无所祈求、无所愧疚的人们一样，庄静自持，泰然自若地越过穿堂，出现在审讯大堂的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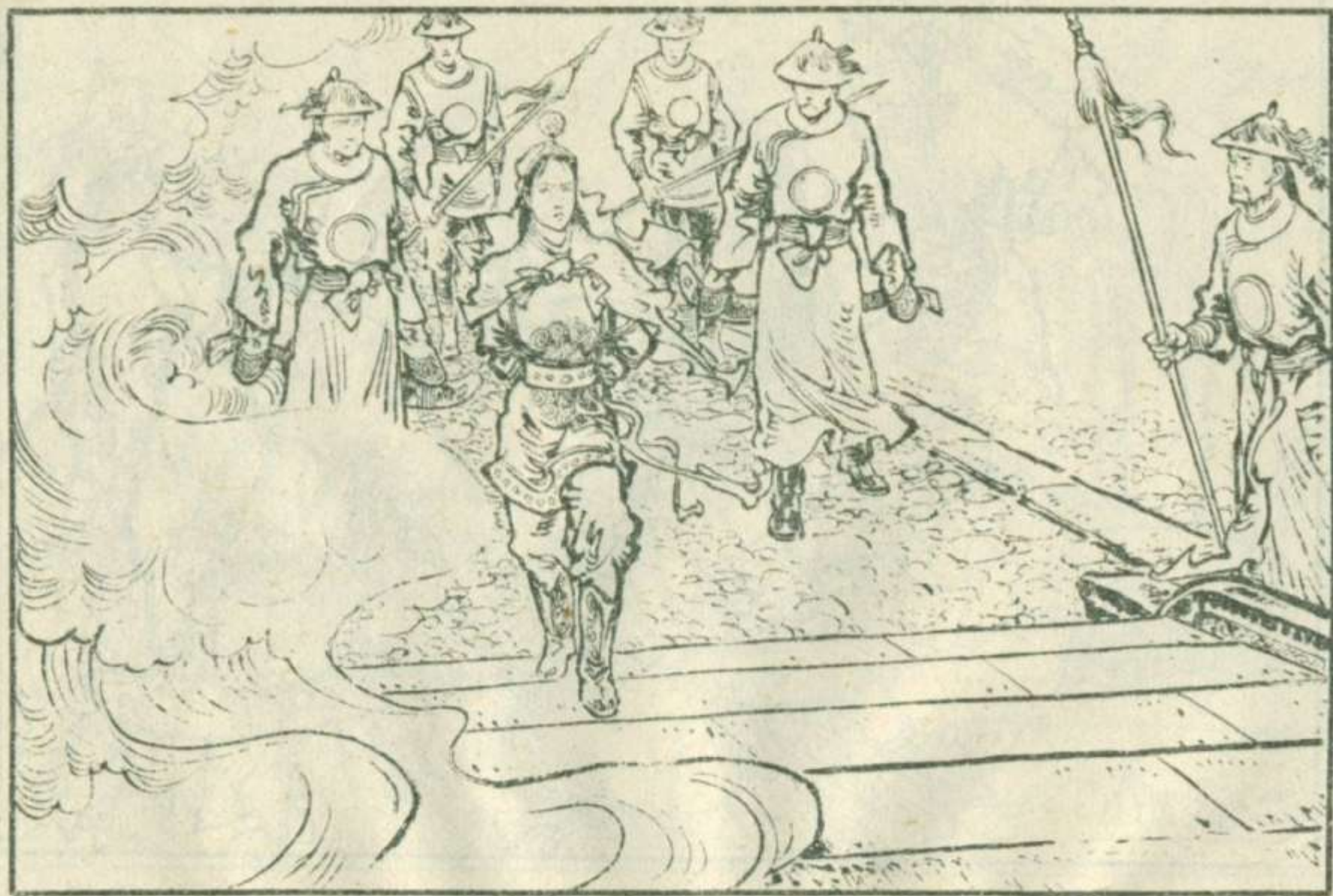
104. 大堂正中坐着李鸿章，左右都是服饰华贵的参战将领。李鸿章稍许端直身子问：“你就是赖文光？”“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赖文光清瘦的身子却发出宛如黄钟大吕般宏亮的声音，使满堂人惊异不已。



105. 李鸿章微微冷笑说：“你全军覆没，只身被擒，总该尝到朝廷的厉害了吧！”“哼！”赖文光不屑一顾地说：“成败得失，形势转够，皆决于天意！请问蒙八旗及湘、淮诸军，哪一个不是我手下的败将？”



106. 诸将如坐针毡。李鸿章心头愠恼，但他按捺半天，不失大帅的风度，试图劝降。赖文光连看也不看李鸿章，慷慨地说：“我赖文光惟一死报天国、天王，以全臣节，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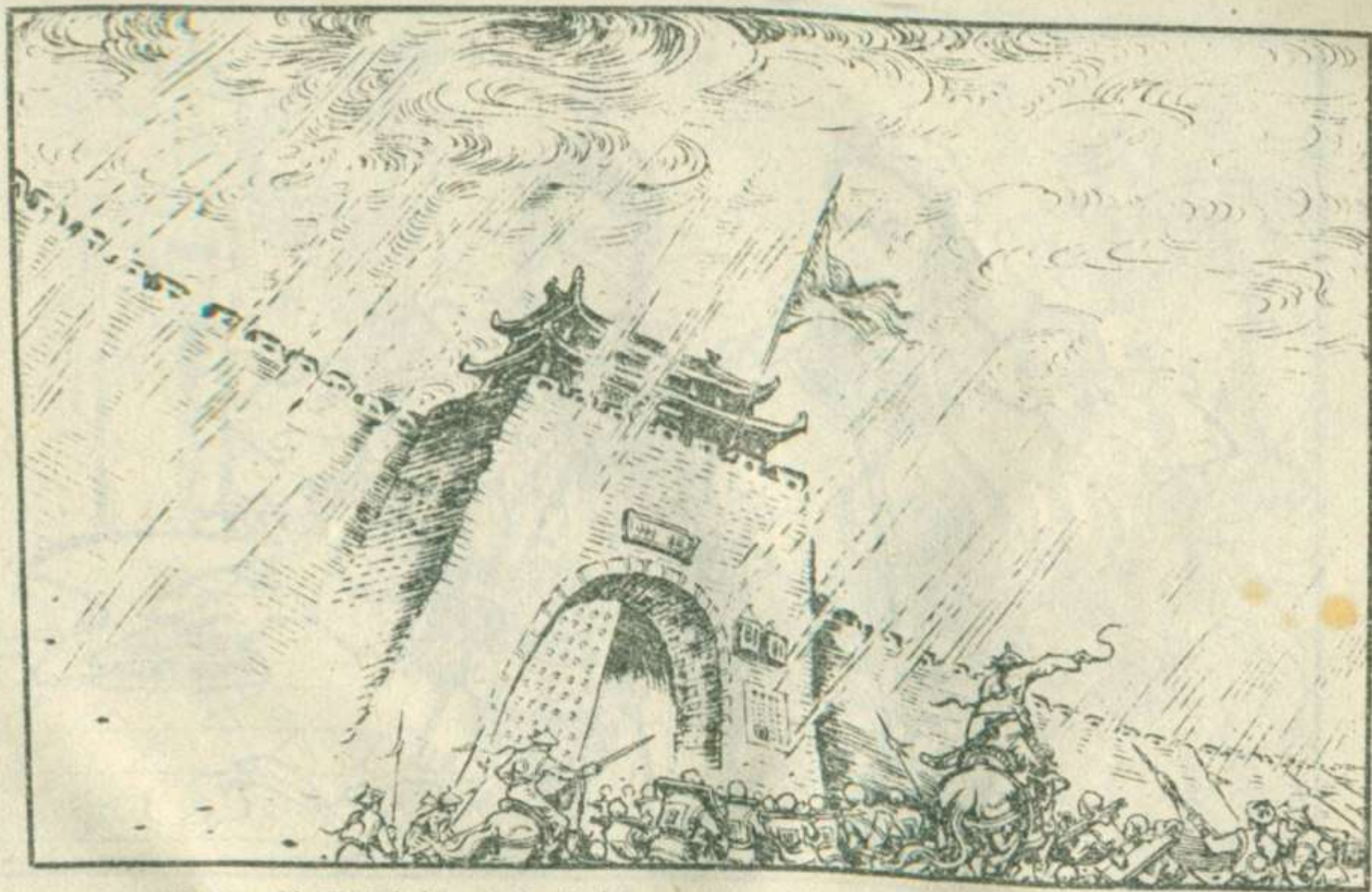
107.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潘鼎新向李鸿章拱手道：“大帅！昨天俘获一个枪法极准的捻匪首领，竟是个女子！”
“哦？”李鸿章也大吃一惊，“带上来！”捻军女师副统领卜玉英，眉宇间透射出豪迈的气概走到堂前。



108. 潘鼎新说：“你这妖妇，死到临头，还充什么英雄？你看，那是谁？”卜师帅往大堂另侧一看，猛地挣开兵勇，扑过去，无限悲愤地喊道：“遵——王！”就双膝跪倒了。遵王轻轻说道：“请起来，卜师帅！”



109. 卜玉英站到遵王身旁，用命令的口气说：“听着！我们归天后，把遵王同我的人头栓在一起，挂到扬州城上！”
“你是？”“我是遵王的娘子！”赖文光惊异地望着她，卜玉英正对他深情地微笑着。



110.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遵王和卜师帅的首级挂在扬州北门的城头。被俘的捻军兄弟姐妹路过这里，不顾清兵的鞭打，纷纷跪下痛哭，失声地喊着遵王。呼喊声令人肝胆俱裂，拥挤的人群中，一片呜咽、啜泣声……

遭王殒阵——擒军故事之四

原著 凌 力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改编 戚宏 王正 发行者：安徽省新华书店
绘画 陈光华 汪家龄 印刷者：芜湖新华印刷厂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64 印张：1.75

印数：1-408.000

统一书号8102·1372

定价：0.15元
